

卷四十七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不然雖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以上王朝之禮中

射義補卷第四十七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下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執事不射者士射與贊者贊佐也謂士佐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入宿視滌。

臣按宰冢宰。夫官治卿也。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射。人則戒公卿大夫之與射者。司士則戒士之為贊佐者。前射之三日。宰夫則戒冢宰與司馬。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而司

馬又俾其屬所謂射人者。既滌其禮器及掃除其射宮焉。

射義曰。古者夫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鄭玄曰。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

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董夢得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東面鄉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玄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未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臣按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則必有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佐

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大射有士而此預者射人所掌乃賓射而大射則選賢與祭也故亦及士焉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兩人射三侯熊虎三獲旌

而告三容三人容設之樂以騶虞為節九節為數五

正以五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經首

今詩七節三正朱白蒼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重

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士以三耦射

大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與孤

陳皓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

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唯經首亡

臣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大射之禮詳見儀禮本文大射

禮句祝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立表貉與馮同

之祖廟合其于祖廟告祖廟而禘亦如之師甸師用

于祖禘乃歛頌禽禘禘也牲禘禘也馬禘也及郊饁饁也獸舍奠

臣按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者習

兵之禮故人君將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祭于

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

稍於神座之後告將師田也既田虞人植旗所

禡之地以所得之禽各以其類聚之用以饁饋

於郊薦於四方群兆入以釋奠於祖祢告至也

歛禽者擇取三十入于腊人以為乾豆備祀享

祭焉既而又以所歛之禽祭禱於牲牢之神以求其肥腴祭禱于馬祖之神以求其孔阜由是以觀先王之田其有禮也如此非專為游畋也
迹人主迹知鳥獸之處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麇鹿子郊者與其毒矢射者鄭玄曰禁麇郊與其毒矢射者為其天物且害心多也

田僕掌馭田路即巾車之木路以田田獵也以鄙郡縣巡行掌佐車田車之政設驅謂驅禽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謂其大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扣而牽其馬諸侯晉使人

馬而柳大夫馳不扣

王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戚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蓋因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聘之娛也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不得已而為之故必擇僕御之人以掌佐車之政故於王之馬則提之提之者扣舉之使不至於奔逸而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熊豕馳逐羣獸司馬相如借楚為諭作賦諷之曰終日馳聘勞神苦形罷車

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
獲仁者不為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
材之獸犯厲車之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枝盡為難
矣言尤切直詳見前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馬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樂意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

謂當句

不獻踐音毛

謂在旁

不獻不成禽不獻

惡其害

擇取三等自左

膘脅後髀

而射之達于右隅

前肩

為上殺以為乾豆

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股達

于右肫

音肫

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馬每等得十

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為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

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

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

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蓋非為流連

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

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諸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奏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

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為宗廟之祭非以從禽而為樂也然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而於農隙之時行之蓋恐妨農事傷民業也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魯臧僖伯曰春蒐蒐索禽獸夏

苗為苗順秋氣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為

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

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川澤

之類魚鱉器用之資所資取以阜隸之事微賤小臣官

司之守

百官有司之守有非君所及也

臣按僖伯此言蓋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而實無所利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丑庖

孔穎達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為乾豆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臣按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蓋厚所養而

所以自養也三田與易言獲三品同義公羊氏以為夏不由非是

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於

四面圖

諸侯不掩群

掩襲而舉之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

旌旗之屬

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玄曰合圍掩群為盡物

馬晞孟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蓋田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尚而殺之中又有禮

焉故曰不以禮雖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天子勢足以合園而不合園諸侯勢足以掩群而不掩群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

臣按成湯見祝網者四面皆離其刃乃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時陽猶為諸侯其解三面之網非但不掩群也愛物之心如此其仁民又何如哉

祭魚

孟春之月

然後虞人入澤梁

魚者絕水取

豺祭獸

季秋之月

然後田獺鳩化為鷹

仲秋之月

然後設罝羅

捕鳥之網

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勢不以火田不麝

卵不殺胎

不殺之也

天

禽獸之

不覆巢

臣按說者謂此十者皆曰之禮順時序廣仁義

也臣竊以為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古者

聖王凡其心之所存耳目之所見聞日用之所

飲食用度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故其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所以

然者蓋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所以貪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故聖王之取之也必以其時而用之也必有其節其不忍之心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其所不及此無他體天地好生之心以廣為仁之術也

漢賈誼新書曰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群取大禽不麝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

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驚鳥不搏螻蟻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秦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凡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說者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蓋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以捕禽獸所以供奉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宰焉後

世人主乃有以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豈知古
人所以作名號事義哉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朱熹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
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

臣按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為蒐田之所

蓋因之以講武事備祀牲也有之故不為過但

不可多奪民田嚴為厲禁耳

以上田獵

周禮大史王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

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玄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

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臣按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曆上以因天之時下

以成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頒于都鄙王國之

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朔者以十二月

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

而日欽之藏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安國曰不告月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

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左傳桓公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即以底，平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杜預曰：日官，日御典曆數者。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官平歷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奔時正也。何以爲民？

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告朔。

杜預曰：經稱告日，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臣按：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歲時月日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

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節氣則有入前月法
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而則為年周禮註所
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而則為歲周禮註所謂
中數曰歲是也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
曆頒布天下使其順時以作事事不失時則歲
獲豐穰家有蓋藏而民生厚矣先王知其然設
官以司其事按月以定其朔先期而班其令視
朔而行其政所以然者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也。不然則是棄時失正矣何以為民哉民者國
之所恃以為國者也無以為民則無以為國矣

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
太廟

鄭玄曰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
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臣按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
之朔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
門之外示受之於天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
之朔於太廟之中示受之於祖皆原其自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
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

政

朱熹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持羊告廟請而行之

許謙曰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臣按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

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蓋每月各自為一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此禮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我

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天下藩服俾其衣式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天監官行進曆禮是日

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

監正以下暨天文生四拜訖鴻臚寺官引監正升殿於

御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禮跪受曆復行四拜禮然後下諸司以所印曆頒

布民間

以上進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義和廢厥職胤后承王命祖征告于衆曰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其

所治職

離次舍其所位也

擾亂

天紀

日月星辰曆數

乃季秋月朔辰

日月會次之名

弗集于房

所次之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穎達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曉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臣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胤征之所以責義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精曆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事而先王必為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為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誠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奉

若天道也。及其有變之時則預行天下百司。俾其至期行禮。由朝廷以至州郡莫不皆然。其謹之也至矣。雖然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已之天。此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明王克謹天戒者尚自省哉。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鄭玄曰。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臣按軍旅田役王皆親鼓。大僕贊之而日月

缺則亦然也。鼓有聲。舉陽事以厭陽氣。王親擊其一。而大僕擊其餘。以贊佐之。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預曰。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食於正陽之月。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臣按。日有薄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而此謂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而胤征。日食乃在季秋之月。說者謂夏禮與周異。臣竊以謂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也。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天子救日。置五麾。旌旗也。陳五兵。予戟鉞也。五鼓。

臣按。日食之禮。其來尚矣。我

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筭其時刻。移忽奏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雲。則免。以上牧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

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孔穎達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
月者謂十二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穎達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
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慤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
者必以上故出是以送寒氣

漢志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域
以送大寒

劉昭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故出其物
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
有迎氣之說然夏秋冬三孟之月皆有之不止
春也後世又有土牛之說而以年月支干為之
色復以章為句芒神

國朝禮制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
是日早朝

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京尹行
四拜禮上官引京尹升殿跪王陛前進所塑
土牛訖復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慶賀禮是
日賜百官春宴進以上

以上王朝之禮臣按王朝之禮非止於此
著其切要者耳其郊廟群祀則具於祭祀
藉田則具於農事養老視享則具于學校
鄉飲酒禮則具于郡國之禮大閱之禮則
具于嚴武備

阮氏
圖書
印